

一本中国普通家庭的精神传记

崔子恩 著

北斗有7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崔子恩 著

北斗有7星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 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斗有七星 / 崔子恩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60-6200-9

I. ①北… II. ①崔…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672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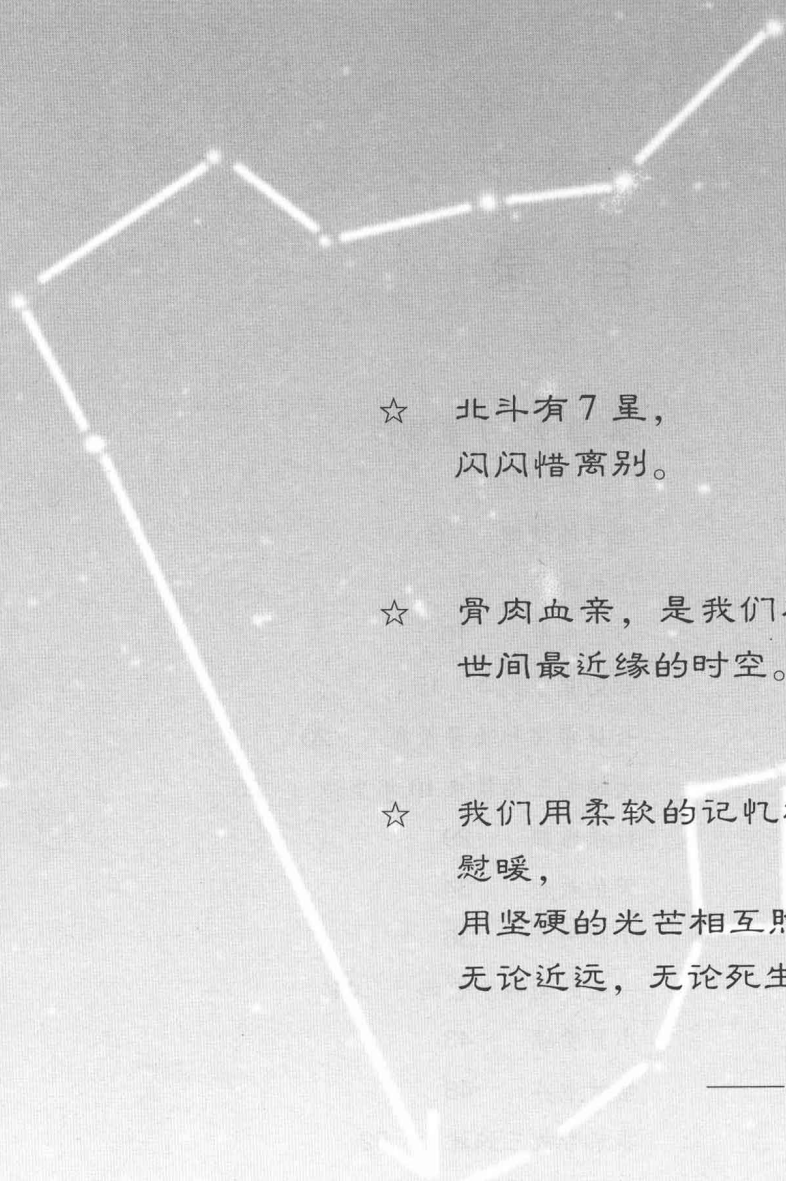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林宋瑜 揭莉琳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20开
印 张	16 1插页
字 数	345,000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北斗有7星，
闪闪惜离别。

☆ 骨肉血亲，是我们在人
世间最近缘的时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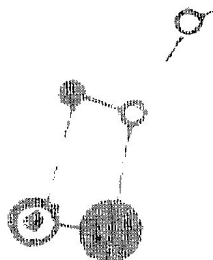
☆ 我们用柔软的记忆相互
慰暖，
用坚硬的光芒相互照耀，
无论近远，无论死生。

——题记

目 录

第 一 章 7 星前传

遥远的姥姥	3
庆林外公	7
万山爷爷	10
奶奶崔丁氏	15
长舅希文和次舅希武	20
大姨妈玉梅借来 10 年生命	25
枪杀希德	29
天佑叔叔	34
小叔天才	36
一生卧病的小姨妈	41
小舅希顺	43
姑姑淑芬	48
非亲带故三姊妹	52
星星相吸惜	56



第 二 章 7 星团团

爸爸冬春	61
妈妈夏天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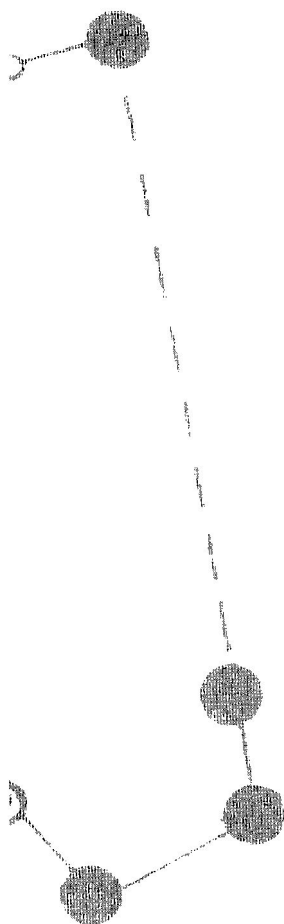
- 尘埃间 7 星流转 70
- 家庭议会庭 75
- 3 大件, 3 小件 77
- 友邻南北极, 敌邻两极间 82
- 不出离家的方圆 90
- 童初神秘主义 93
- 生病曾经是一种奢侈 96
- 母源父泉 98
- 两种叙事 102

第 ③ 章 静梅星

- 慈母手中针与线 107
- 家禽的脏器 112
- 三个家园 114
- 关于乞丐的表样 116

第 ④ 章 天祥星

- 1946—1947: 友人给路明的祝辞 121
- 上班的工蜂 123
- 至交无二三 127
- 爸爸给我做手术 129
- 饼干和金子 133
- 天祥个人贵重物品清单 136
- 钓鱼和小鱼 140
- 杯酒人生 143
- 多语文, 子语和母语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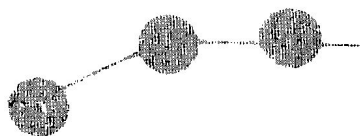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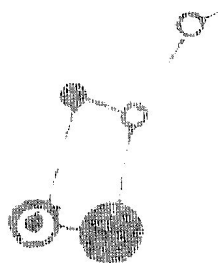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子燕星

- 挥舞辫子去战斗 155
小学是仙境 159
数学课代表的命运 162
烙糖饼和遗憾的太妃糖 164
日记的终结 167
学徒工 170
父亲的主宰与放弃 176
娘家，婆家，自家 178
年长的男人 181
稻收时节，姐姐来了 184

第六章 小小星星会长大

- 扫地主义，擦地板至上 191
泪是大水，哭是长钟 195
抗父情结 200
学龄前能有几多玩伴 203
榆树下的守望 207
柳静梅与小学低年级 211
书包 216
乘坐自行车 219
鸽子不远不高飞 223
蔷薇蔷薇兀自开 228
弟弟在外星 231



动植物的金钱观 236

信心 240

第七章 有星陨落

最后，到了最后 245

葬别 253

安魂弥撒 257

爸爸的笔记 259

对爸爸的抒情 266

爸爸的遗嘱 269

天祥的人间履历 272

没想到，癌会来访 277

准备 284

2004年11月2日，追思已亡节 287

突然的改变 290

妈妈来到 295

是否每个家庭都有一支敢死队 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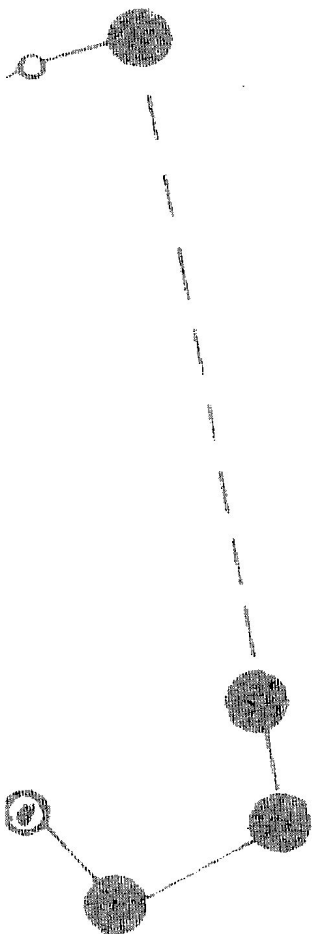
灰烬 301

小燕子万里飞行记 304

从高高的云梯上飞速滑下 307

手记 310

后记 311



第 一 章 7 星前传

遥远的姥姥
庆林外公
万山爷爷
奶奶崔丁氏
长舅希文和次舅希武
大姨妈玉梅借来 10 年生命
枪杀希德
天佑叔叔
小叔天才
一生卧病的小姨妈
小舅希顺
姑姑淑芬
非亲带故三姊妹
星星相吸惜



遥远的姥姥

妈妈在外公外婆家子女中排序第5，上有3个哥哥，1个姐姐，下有1个弟弟。家中9口，妈妈全部见过，并且共居一室长达19年——从出生到与天祥结婚。我见过9人中的6人。在我出生之前，外公庆林，长舅希文，和三舅希德，都已不在人世。我在妈妈的语言中目光里遇见他们，认识他们，并在自己的人生空间内部，点染上他们的色彩。与生活着的人遭遇，在现实界域。与死去的人遭逢，在传说里。

作为铁路职工的家属，我们每年享有两次往返于某地至某地的免费硬座车票。妈妈每年把这些机会用来去齐齐哈尔看她的妈妈，我们姊妹兄弟轮流陪同。我去过三次。

第一次，我太小，姥姥的形象相当模糊，她混在一小群亲戚中说着话，很主宰的样子，对我也很领导。最清晰的是，大表哥东升带着我去厨房悄悄吃肉冻，还有子燕姐姐带我和另外一个孩子去寒冷的室外玩滑梯。肉冻很大块，几乎没放盐，乳白色的，像那次行程一样，匆匆忙忙，短暂难寻。滑梯是双轨式的，没有轨与轨之间的连接板，全靠滑行者手臂与腿脚的勾连。在高的滑梯顶端，恐惧带给我人生第一次绝望。我不认为自己有胆量有技艺滑下去。我站在梯尖，姐姐带着我，冲破绝望，滑下再滑下。自那以后，我喜欢上了冒险的、开创性的生活。滑行，只要滑行，兴奋、行动的激情，血脉和肌肉的紧张感，全神贯注的力量，就会霎时吞没恐惧和绝望的黑夜。

第二次，姥姥扒开我的裤子，摸了摸我的小鸡鸡。那是重男轻女的亲昵表示。我对此相当惊愕，当即心生反感。离开外婆以后，我对妈妈反反复复地说，不喜欢外婆，因为她摸我。静梅识母心亦识子

心，简单地说：你姥姥喜欢小小子。因为那一下触摸，我从来都不想念她，我的姥姥。

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她，她高大瘦削的身影，褶皱而白皙的面庞，盘起发髻，因少年裹足而蹒跚的步伐，让我对她的记忆柔软起来。那时，她已80高龄，向导着我和妈妈从齐齐哈尔的二舅家里去附近的小镇富拉尔基。我们下了火车，走进一片8户一排的日式砖房。已是深秋天气，姥姥穿着深色的布衣布裤布鞋，腿上打着绑腿。凉风吹过，飘乱了她平滑的发髻，有白发在她的两鬓轻轻飞动。她迷了路，找不到她曾经居住多年的屋子——小舅父的家。我们在家家户户晚炊的炊烟中，在一些房屋的屋尾、另一些房屋的屋头，彷徨踟蹰。后来，她用响亮的嗓音问了一个路人。宅区的大远景，从此转换成小舅父家的厨房，煎鱼的火灶前小舅妈勤俭的身影，和她面对不速之客的惊异与忙乱，还有煎得充分的鱼和煎得马虎的鱼的分别。

吃鱼时，外婆说，我们来得急了，事先没告诉他们，使小舅妈把剩下的鱼没煎好。吃鱼用的屋子，有火炕，还摆满了床。外婆自己的家居被共产党“共产”之后，流离失所多年之后，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定居下来，由小舅妈一手侍候饮食起居，直到希顺舅父与二舅父希武在奉养亲娘的义务问题上产生争执，带上外婆的户口簿，把外婆背送到二舅父家。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10余年。妈妈对我说，你姥姥最疼希顺，希顺跟我妈最好，可惜他有头无尾。

吃完鱼，东升哥带我去外面玩耍，之后带着秋夜的初寒，挤睡在吃鱼用的那间屋子里。在鱼的香与腥气包蔽下，外婆、妈妈、我、小舅父小舅妈、大表哥、大表姐、二表姐和表妹一群9人，安睡在同一间10余平米的砖瓦房里。入睡之前，我借助窗外泛漫进来的微光，看到屋子的棚顶，很高，很幽邃，没有星星，但有一种星空的规模。

之后很多年，我对妈妈说，希顺舅舅家的屋顶很高。妈妈稍显疑惑地看看我，不否定，在尽量还原我“儿童”的视角，但也不肯定。那个时代的铁路居宅，清一色日式，清一色红砖灰瓦，门前有伸出的雨搭，清一色一进门就是厨房，经过厨房才能进入卧室，清一色高矮胖瘦，不同的城市，规格划一，二舅舅小舅舅家在例，我们家也在其例。

从那以后，外婆家就成了星空下的传说。依稀不绝的，是她躺在星

空般的屋宇下，一张紧邻窗子的床铺上，安静的身形，白发，还有她难眠的目光。

弟弟子惠出生以后，去看外婆，妈妈主要把他带在身边。外婆病危的时候，很想见我的爸爸。妈妈带着子燕和子惠去与她诀别。爸爸留在家里照管其余的孩子。妈妈她们这一去，让我初次品尝到时间的煎熬。只有一个星期的往返，我却感觉过了好几年。一边琐碎地做着手边的小游戏，一边隐约想见着妈妈与她的妈妈在一起的最后光景，我觉得，上帝把时间物理性地拉长了，一天不是一天，而是很多很多天。

妈妈终于回来了，抱着弟弟，面色苍茫中有一种死寂的宁静。姐姐提着随身的行李，疲惫而无言。我们像一些乖乖的小动物，聚拢在她的身边，不是为了分取礼物，而是想对死亡探个究竟。

姥姥终年83岁，去世的原因是直接吃了一碗高粱米饭，引起腹泻。在小舅舅家住的时候，小舅妈把所有细粮都给姥姥吃，在二舅父家，她不享有这样的优待。在我出生以后，她是去世的第一个骨肉亲人。

妈妈絮絮地告诉我们，姥姥临终前，把希武舅舅和希顺舅舅唤到身边。她知道自己的样子已经苍老得狼狈不堪，对二舅父说：我的大胖儿子，让妈稀罕一下。她亲吻了他，问他：怕不怕？二舅说不怕。她拉着小舅的手说，我一辈子都跟着你过，最后这两年，你把我送到你二哥这儿，我不想在这儿，你没有功呀。小舅舅哭了又哭，接受了妈妈最后一吻。

外婆没有亲吻在侧的三个女儿。直到生命的尽头，重男轻女的观念都在主宰着她的行动。静梅妈妈对此习以为常。她有些骄傲地告诉我们，是她为外婆梳理好的头发，一丝不苟。咽气前，外婆最担心的是头发弄乱，一直试图用乏力的手护着。为了不让她劳心劳力，妈妈就为她看护着梳好的头发，并且随时向她报告头发没乱。

为死去的人们里里外外换上一套崭新衣服的，是中国的葬仪习俗，王氏家族也不例外。因为重视头发的原因，姥姥咽气之后大家才七手八脚地给她换新衣。冷却下来的身体难以弯曲，换新衣的过程变得艰难而漫长。而那时，希顺舅舅已经哭得晕厥在地，需要救助。妈妈恪守职责，冷静地守卫着姥姥的头发，不让混乱的局面影响它的平

滑顺直。

外婆尤氏就那样走完了她的一生。曾经美丽少年，曾经歌唱和梦想。之后出嫁，甚至遗失了自己的名字，同时也把梦想和歌唱转化为操持家业的力量。她利用来自外公家族的有限资金，办起木工厂，大舅舅希文管账，二舅舅希武主工，雇佣几个木匠工人和学徒，把家里建设得丰衣足食，甚至还让家境贫窘的天祥在未成年的时候就经常有去她家一饱口福的机会。她以雷厉风行的风格，替代懦弱善软的丈夫主持内政，生养和教育了7个勤劳本分的子女，把家庭治理得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分工明确，赏罚有度，收支平衡，善待雇工，显示了她天赋的领导才干和建立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能量。然而，日本人的进占，国共两党的内战，土匪的夜劫，土改的大潮，还是摧毁了她的家。丈夫被八路军投进监狱，打伤以后放出，不久死去，三儿子被推往刑场执行枪决。长子积劳成疾不治而歿。掩埋了亲人，她跟着幼子希顺逃亡乡下，直到希顺在铁路上找到一份工作，才又回到城里。

她的前半生，成家创业，后半生，席卷在一轮又一轮的时代动乱中，不仅碌碌，而且茫茫。前半生没有依附丈夫，后半生却不得不依附儿子，依序定居在希文、希顺、希武家中，经年累月。作为一个独立而坚强的女子，她的内心经验过怎样复杂的考炼，现在虽无从钩陈，但其无奈和无力反抗可想见一斑。

生于1887，卒于1970，外婆王尤氏经历社会变迁——晚清、伪满洲国、民国、共和国，万劫不死，可谓终老天年。没有人可以为她刻写一篇精密而有涵盖量的人间墓志。这，就是她的墓志铭。

庆林外公

静梅说，在你姥姥眼里，你姥爷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他不仅身高矮于姥姥，行为做事也相当优柔寡断。

庆林外公的懦弱品格，使妻子尤氏得以在家中发挥主持才能。女性主持，但并非女权主义。家业兴起之后，静梅、桂梅还是依照庆林的轻女政策，没有送去正规的学堂，只是在教会的要理班上识字读书，能够进正式学堂的只有幼子希顺。在他们的设计中，承继家业的预想中也只有4个儿子，没有3个女儿。外婆暮年，家产尽失。对她来说，跟着儿子一起过，天经地义，住进女儿家里的念头动也没动过。

庆林的三叔，在辽宁宝康拥有一整座城市的资产。庆林和尤氏在铁岭诞下希德和静梅之后，获赠三叔在甘南的地产房产，一路车马劳顿来到一片更加寒冷的地方。作为代价，希德被留在三叔身边养育，成为三叔膝下的承欢儿童。这也直接导致希德的故事偏离王家的正轨，另类而危险起来。

庆林和尤氏拖儿带女，鞍马奔波来到甘南，依靠已经成年的长子次子的劳力承接木工活计。在此之前，他可能想都想不到自己会安家在北大荒荒原上，更不会想到，日后自己就在这里入狱，挨打，而后痛死，葬埋在这里。

3个女儿在家里，什么劳动都不需要做。她们唱歌，绣花，聊天，上天主堂。家务劳动全由早早嫁过门来的大舅妈、二舅妈承担。庆林为女儿们安排的这种生活，并非出于重视，而是忽视。在出嫁之前，3个女儿既没有上公学，习计算，习文艺，也没有学女红、学厨艺，或者做修女，修圣业，也没有。她们被当作世界的闲人来养着。倘或

有所专长，譬如编织和刺绣，也是姥姥的身传，以及友伴游戏的结果。

静梅有两大心愿，一是当修女，一是上公学，庆林均不支持，不资养。不资给前者，导致了天祥的出场，还有我们，一小串子女。不资助后者，导致静梅只懂加减，不知乘除，在日后的职场上没有信心从事算术有关的工作——她一生都是用手工劳动来养儿育女。她丰沛的智慧和缜思，只有在清晰的往事记忆和涓涓陈述中得以流淌。尽管它成就了我，一个擅长细思和写作的孩子。

日本人进驻甘南的时候，实行的仍旧是私有制，并未剥夺当地居民的个人财产。八路军赶走日本人进入甘南的时候，庆林作为一家的名誉主席，开始遭受灭顶之灾。

共产党要共产。庆林家富裕，自然要把财产分给穷人。分就分呗，富人们无奈，虽然心如刀割。分得庆林家产的人们很欢喜，但也没有变本加厉，暴力侵害它们的原主。毕竟庆林老实巴交，妻子尤氏一向待人慷慨，没有宿敌。

灭顶祸端肇端于希德，我的三舅。日本占领期间，他当警察。为避时代迁转之祸，他潜逸到齐齐哈尔一带。庆林成了他的替罪羊，被捕入狱。严厉拷打之间，他被要求说出儿子的下落。他说不出来，继续挨打。受苦不过，他答应让长子外出寻找。长子找到三子，依父命嘱其远走高飞。三子知父受难，毅然回乡，被捕入狱，等待枪决。当局也并未依照先前允诺，放庆林还家，直到他在狱中病重将亡，才命家人将他接出。

公元1947年，秋天入狱，出狱在冬季，土地上大雪覆盖，这时的庆林已是无家可归。长女玉梅将他接到家里，脱掉狱中又脏又破又薄的秋衣，为他换上冬装。他知道自己行之将亡，让二女儿为他做了一双新鞋子，长女和幼女为他做了新衣裳。一个月后，已经定居齐齐哈尔的次子希武赶路回乡，探望父亲。幼子希顺在读，没有人通告父亲病危的消息。妻子在侧，儿女齐聚。庆林要静梅为他洗干净腿脚。众人从容为他换上干净衣装。格外要求静梅为他洗脚的理由是：从来没有从她那里获得过任何还报养育之恩的礼物。年少的时候，他一去亲吻她白净无染的脸或者小屁股，她就大哭，哭上一天，哭得惊天动地。临终时，他给了她一次补偿父爱的机会。

接受完次女的洗足礼之后，他要长子租赁了一间空房。重男轻女的他，至死都不愿死在女儿家里。他知道，他为女儿们付出的心血不多。

妻子带着希文希武玉梅桂梅，穿过积雪的道路，用一扇床板将庆林抬到希文在东门外租下的空房子里。刚刚安顿下来，他就安宁地咽了气。潦草装殓了父亲的尸体，希文希武把他运送到东门外天主教圣公墓土葬。他的死，他的葬，没有伴随临终告解，没有圣咏唱。

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一生中最坚定不移做过的事，却相当豪壮。他从一个密友的传告中，听到了耶稣的福音。回到家中，不顾妻子的哭闹和反对，他把祖传供奉的佛像祖像扔到屋外，带领全家信奉了基督。这次革命，翻天覆地。

死于寒冬的庆林，得以在天主教圣公墓安息主怀。建国以后，这片墓地遭到红色政权的清洗，被占地使用。教会已不存在，没有人去保护它的价值。作为长孙的王成福成为责任人，把庆林的遗骨移民到中兴乡自然村的世俗墓土中。那时候，希文也已弃世，王成福从地下掘起的不仅有祖父，还有父亲。如果当时他能从圣言的角度看，也许可以把这看成为复活的另一种形式吧。荒草丛生的坟墓，时有夏阳高照，时有冬雪覆盖，时有春花烂漫，时有秋风吹拂，是他们在人世上最后的宿地。

甘南这片土地，不是富土。庆林不在这里出生，却在这里养儿育女，有过艰辛和富足，受过冤屈和毒打，最后死在这里，葬在这里。一块得生得死得悲得喜的地方，也许可以算作福地而不是哀地了。